



【美】理查德·M. 维沃 著 王珀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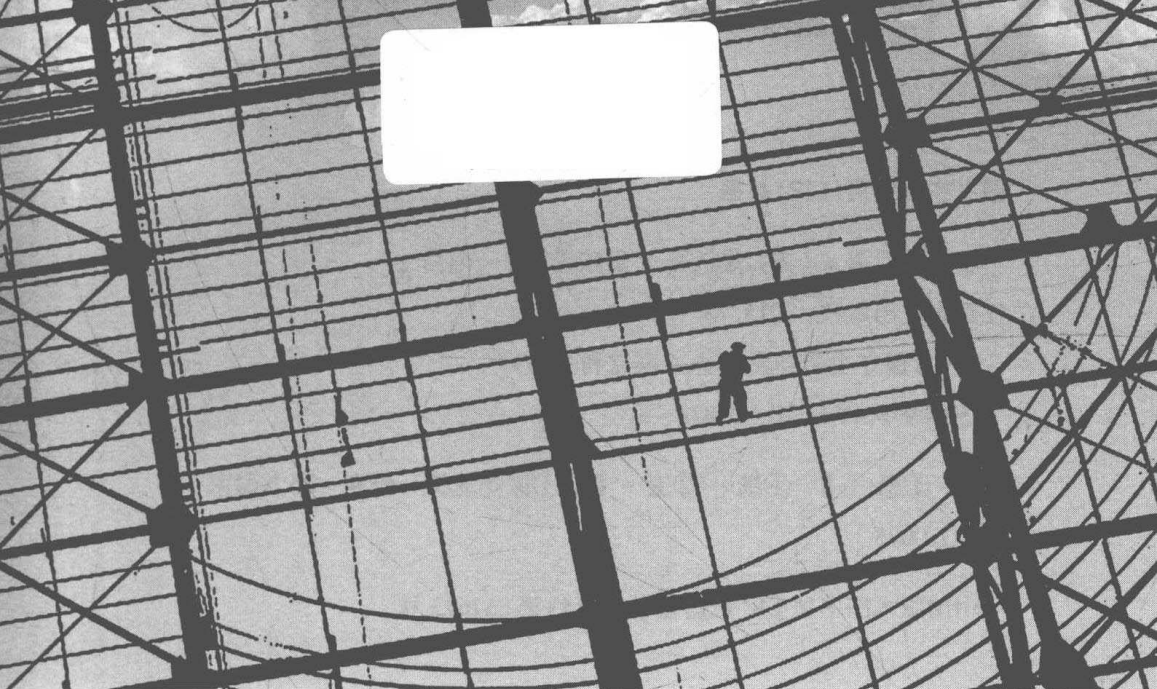
思想的后果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美国政治传统研究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经典之一。

—— 罗伯特·尼斯比特 (Robert Nisbet)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思想的后果

【美】理查德·M.维沃 著 王珀 译



Have Consequences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后果 / (美) 维沃著 ; 王珀译.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 12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 / 冯克利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7875 - 3

I. ①思… II. ①维… ②王… III. ①保守主义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7693 号

思想的后果

(美) 维沃著 王珀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5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7875 - 3 定价: 35.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7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 330006 电话: 0791 - 86898980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冯克利^①

在中国介绍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做的事。首先是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来说，或许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好的旧事物留存下来的不多，体制依然处于游移未定的状态，这时人们便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导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活着的”旧制可以依傍，会因缺乏所谓“建设性”和“前瞻性”而为人所诟病。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中国批判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人，大多并不以保守主义者自居。

^①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著名翻译家。主要译著有《民主新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致命的自负》《论公民》《宪政经济学》《哈耶克文选》《邓小平时代》等；发表论文有《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意义刍议》等三十余篇；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和《虽败犹荣的先知》。

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但也忽略了保守主义的另一些特点。

首先，保守主义虽然尚古，但它本身并不是古董。就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人们或许能从近代以前的思想家中找到类似保守主义的言论，如柏克之前的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和巴特勒（Joseph Butler，1692—1752），但不能据此认为18世纪末之前便已有保守主义，因为那时人们并没有保守主义的自觉。保守主义是与现代世界同步发生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才使保守主义真正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势力。它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且支持变化的观念和推动变化的技术手段，与民族国家的力量相结合，也使其规模与强度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它既清除陈旧的束缚与压迫，也能斩断一切凝聚社会的纽带。保守主义自觉与之对抗的便是“现代性”充满危险的一面，但它本身也是现代思想体系重要的一环。

其次，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保守主义是一种专属于权贵或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其实，保守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普通民众在欧美遍布各地，可见它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厌恶频繁的变化乃人类的天性之一，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也能给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不适。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再次，保守主义多被喻为政治列车的刹车器，讽其抱残守缺，不知进取，缺少“行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然而，姑不论阻止变革也需勇气和社会动员，即使从革除时弊的角度看，远有英国保守党

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和丘吉尔，近有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皆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其厉行鼎革的勇气丝毫不让于对手。可见在重新为社会定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国际关系领域更不待言，欧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比其他政党持更强硬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行动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只涉及保守主义的形式特点。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即以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来说，他向不以理论家自居，其思想缺乏严谨一致的外表，法国的迈斯特与他相比，基督教宿命主义的倾向就要清晰得多。英美保守主义因柏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柏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语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却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所有这些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保守主义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就如同

哈耶克和亨廷顿所说，对于应当保守者为何，保守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目标。它缺少清晰稳定的政治取向，因此不能提供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用“保守主义”自我或互相标榜，至少说明了它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保守主义本身可能无力提供一种完备的替代方案，但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或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种工具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使它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拥有更多守护原则的实践技艺。所谓“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它可以为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一定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策”理论；它不是无视现实的传统主义或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现实政治和伦理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勉强给出清晰的定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还是可以为它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群体，这些特征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主张上，而更多的是反映在他们的共同反对上。

第一，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对于以现代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进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认为眼前的经验并不足以为人的正确行为提供足够信息。无论观念还是技术革新给生活方式造成的改变，其长远后果不是立刻就能看清楚的，所以保守主义者都反对激进变革，对历史和信仰的传统持虔诚的敬畏态度。

第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事实，可以由人对其任意加以改造。社会最可贵之处，是通过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它类似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最好的、最自然的变化是演化与生长，这个过程不排除理性的作用，但由于人性

天生并不完美，所以理性在引领变革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审慎。

第三，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它们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惬意，形成真正的权威认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因此培育和守护这些因素，乃是维持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

第四，保守主义者对政府权力一向保持戒备，不信任基于权利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至上价值。他们认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更有益于社会整合和道德风气的培养；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不平等的正面意义。

第五，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特点：它严重依靠历史和传统叙事，认为所谓科学思维提供的各种原理不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因此排斥超越时空的理性批判。这使保守主义文献在话语风格上文学叙述多于逻辑分析，引经据典和释义成分多于体系建构，这也是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保守主义诞生二百多年来，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由于产生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不同，各派思想杂陈，良莠不齐，即或择其一支加以系统介绍，亦恐难以办到。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仅仅是着眼于过去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相对而言译介不多，如今反思百年革命者众，而对革命回应最有力的西方保守主义传统，却缺乏足够的文献可资借鉴，不免是一件憾事。在就民族未来亟须重建共识的时代，编者愿借这套丛书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掬他山之石，浇灌我们的智慧。

是为序。

2015年8月20日于济南历山雀巢居

序

当《思想的后果》一书在 1948 年出版的时候，它引起的回响远远超出了笔者的想象。本书写于二战刚结束之时，可以说它是对那场战争的一种回应，它所针对的是二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对伦理原则产生的影响，以及和平与秩序被摧毁后所遗留的矛盾。

也许这可以解释本书的夸张笔调。但是有很多人写信跟我说，这本书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为了搞明白本书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它真的可以被视作一部哲学著作吗？它分析了现代文明崩溃的各方面特征、试图探究导致这个后果的第一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是一部哲学著作。我把原因归结为发生在 14 世纪的西方主流哲学思维的一场变革，当时超验实在性（reality of transcendentals）第一次遭受严峻的挑战。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这是本书论证的一个最无法令人信服的环节；但是对于另外一些读者来说，这似乎又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我唯一要说的是，假如你相信思想是影响这个世界的首要因素，那么类似的论断就必然是正确的。我试图用严密的因果分析来研究西方人

对规范和价值的信念是如何衰落的，但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起点。

然而，我越来越感到，本书主要不是一部哲学著作，而更像是一种对形势的直觉判断。我的直觉是，这个世界正在失去中心，它需要重新建立对价值和责任的信仰。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想搞清楚自己是如何丢失了信仰的，也不想弄明白自己该付出哪些代价才能重拾信仰。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种困境，我想这就是本书会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原因——即使他们并不乐意接受本书的结论所蕴含的政治诉求。

在某个更全面的修订版中，我也许会改变本书所强调的一些侧重点，并且在讨论某些思想的现实影响的时候，寻找一些具有较少争议性的例子。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让我改变这种社会批判的基本立场。在我看来，如今的世界更是前所未有地把数量和速度奉为神明，这种崇拜只能导致标准和品质的降低，而且从总体上看，会让人们失去那些对于公民文化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人们质疑卓越性——无论是心智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把卓越性视作“不民主的”，这种趋势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

本书旨在挑战那些对文明之根基造成威胁的力量。我希望它将来能以一种更通俗的版本出现在世人面前。

理查德·M. 维沃

目 录

导言	001
第一章 非情绪化的情感	019
第二章 区别性与等级制	035
第三章 破碎与沉迷	054
第四章 工作与艺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	071
第五章 伟大的幻灯机	094
第六章 娇纵心态	116
第七章 最后的形而上学权利	132
第八章 语词的力量	152
第九章 虔敬与正义	174
致谢	193
注释	195

导 言

这又是一本讨论西方文明崩溃的著作。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越来越多，而我这本在两个方面与前人不同。第一，我对这种衰退给出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不是基于类比推理，而是基于演绎推理。在这里我假定了，世界是可被理解的，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的那些后果并不是生物学或其他自然规律的产物，它们是人的不理智选择而导致的。第二，尽管我没有给出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但我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我相信人不应当听从一种科学化的分析，为自己的道德无能找借口。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的最大感触就是，让人们承认某些最初的事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导致这种困难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辉格式历史理论（Whig theory of history）。这种理论相信，在时间中最靠前的时间点是发展最成熟的点。这无疑受到了进化理论的影响，后者盲目地认定存在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必然进程。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影响更深刻的大麻烦。这个可怕的难题

就是：在现实实践中，你如何教一个人去辨别哪个更好、哪个更坏。如今，人们是否拥有一种足够合理的价值尺度，来帮助他们用理智来判断好坏？我们有理由断言，现代人已经变成了道德傻瓜。没有多少人愿意审视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我们正处于堕落状态。我们甚至会质疑，现代人根本就不知道何谓卓越理想。我们也许会说现代人失去了抽象推理的能力，但是当那些最确凿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为何还是没有能力去辨别好坏、接受教训呢？四百年以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自己的道德专家，结果导致了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威胁到了维系一个政治国家的必要条件——某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如果你要寻找一个象征着我们这个愚蠢时代的纪念碑，看看你自己就可以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城市被摧毁、古老的信念受到侵蚀。我们也许可以借马太（Matthew）之语扪心自问：难道我们就不能正视“这场旷古绝今的大灾难”^①吗？多少年来，我们心怀着一种傲慢的自信而行动，我们相信人已经获得独立，不再需要古老规训的约束。现在，站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在这个现代文明进步的制高点上，我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仇恨与暴力的大爆发；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家彻底被战争摧毁，那些在征服者的统治下建起的一座座集中营；我们发现一半的人类把另一半视作罪犯。群体精神病（mass psychosis）症状随处可见。最糟糕的是，人们在价值基础上出现了分歧，于是我们这一颗星球被不同

①语出《马太福音》。——译者注

的世界观分裂了。这种瓦解的迹象引起了人们的恐惧，恐惧促使各方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单方面绝望地奋战，然而这只能加速崩溃的进程。

就像麦克白一样，西方人曾做出一个罪恶的决定，这个决定马上导致了其他恶果，它是一系列邪恶决定的终极原因。我们难道忘记了自己在荒野中与那些女巫的会面了吗？^① 它发生在 14 世纪晚期，在这部戏剧中，女巫对主人公说，一个人要想更完全地实现自我，他就得放弃自己对于先验存在物（existence of transcendentals）的信念。黑暗的力量总是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它是一种表面看起来很无害的主张，即对共相（universals）的质疑。逻辑唯实论（logical realism）在中世纪大辩论中的败北，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系列事件纷至沓来，直至如今的现代文明的堕落。

有人也许会批评这是对历史进程的过度简化，但我的观点是：由人和政府有意做出的决策，不能仅仅被归为由不可理解的强力所导致的结果。它们实际上是从我们最根本的人类命运观念中推演出来的，而且它们具有一种强大的（尽管不是畅通无阻的）力量，决定着我们的历史进程。

因此这里我要讨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他是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思想改变了人们关于实在的观念。正是奥卡姆的威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唯名论学说，他否认共相具有一种真实的存在性。他的胜利，使共相沦为了我们为了方便而使用的名

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主人公麦克白受到三个女巫的蛊惑后，野心膨胀，犯下了弑君夺权之罪。——译者注

称。最终触及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高于人且独立于人的真理之源。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一个人的自然观和人类命运观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名论的实践结果，就是驱逐了用理智去感知的实体，取而代之的是用感官去感知的实体。随着人们在“何谓真实”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文化的整个方向发生了扭转，导致我们如今走上了现代经验主义的大道。

因为时间上的疏远和人物的抽象性，我们很容易对这个重大转折视而不见。世界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文化群体，都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些不认为世界观具有如此重要性的人们应当跟随笔者一起来考察历史，来看看由这个转折点出发，是如何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推演出了一连串的后果。否认共相，就会导致否认一切可以超越感官体验的事物的存在。而否认一切具有超越性的事物，必然意味着否认真理（尽管人们可以找到一些防止出现这个结果的方法）。对客观真理的否认，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主张“人是万物尺度”的相对主义。当女巫们对主人公说他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抉择而更彻底地实现自我的时候，她们使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神谕式语言，实际上她们的真实目的是要引发一系列逐渐让个人脱离实在的过程。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可憎之物”^①，人类感到自己抓不住任何可靠的真理。

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信念转变，它最终影响到所有观念，所以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自然理论。过去，自然被视作对一个超验模

①这里的原文是“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语出《圣经》，是指上帝憎恶的事物。——译者注

型的模仿，它构造了一种不完美的现实；而现在，人们认为那些关于自然的构造和运行的诸多原则就存在于自然本身。这种转变对哲学研究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它鼓励了一种对自然的谨慎研究，即如今为人所知的科学，这种研究方式预设了：自然通过自己的行为而揭露自己的本质。第二，与此同时它否定了“形式之 imperfect 实现”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上存在某种不可理解的因素，但是如果认为自然本身就具有一种理性的机制，那么就不存在此类因素了。当自然的不可理解性因素被祛除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原罪学说的抛弃。如果物理性自然就是一切，如果人是属于自然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生而有罪的，于是他的缺点如今必须被归因于单纯无知或某种社会性匮乏。如此一来，就自然推出了人性本善这个结论。

这还没完。如果自然拥有一套自我运行的机制，如果一个人是一只满足自己需要的理性动物，那么这种理性主义（rationalism）就会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由于人被视作无法超越这个世界，所以如今他的最高学术使命就是处理那些由感官经验而得来的材料。于是后来有了霍布斯、洛克和那些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人只需在自然证据的基础上正确地进行推理就行了。至于世界为何存在这个问题，如今变成了无意义的，因为问这个问题就预设了，在存在物的秩序当中，存在着某种先于自然的事物。这样一来，新人类所关心的不再是世界的存在这个神秘事实，而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解释。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理性基础，正如培根在《新大西洲》中的宣言，这种对现象的体系化已经成为一种统治的工具。

在这个阶段，宗教的尊严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不得不正视这

样一个问题：宗教是否能够在—个理性主义和科学大行其道的世界中存在下去。自然神论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它使神成为对自然加以理性解读的结果。但是这种宗教就像所有否认先在真理（*antecedent truth*）的宗教—样，它无法避免盲目性；它让每个人仅仅面对他们的感官可感知的世界。于是人们开始重视“自然与自然的神”^①以及—种反常的“人化”宗教。

接下来唯物主义^②出现在地平线上，它实际上已经暗含在之前的理论架构中了。于是，用环境来解释人性就成了一件紧迫的事情，这就是达尔文和其他人在19世纪所做的工作（当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著作的时候，其他几位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个事实更好地揭示了以上这些转变所具有的普遍性）。如果说在刚进入这个世纪的时候，人类还笼罩在超验荣耀的迷雾中，那么现在这种对人类的解释方式都已经可以让实证主义者感到满意了。

因为人类已经被牢固地安置于自然之中，所以学者们必将进一步用科学来解释人类动机的基本性质。在人类起源这个重要问题得到了一种科学唯物主义的解释之后，“适者生存”这条生物学规律也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因果解释（*causa causans*）。

如果—个人完全是被环境压力所塑造的，那么就可以把同样的因果理论拓展至制度层面了。19世纪的社会哲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受

①原文为“*nature and nature's God*”。在《独立宣言》中有“*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这个说法。——译者注

②“*materialism*”这个术语此处译为“唯物主义”。在下面的译文中，译者会根据语境变化，有时将其译为“物质主义”。——译者注